

那年秋收时

□任慧玲

几时的国庆节,没有拥挤的人流,没有琳琅的商品,只有村口那辆吱呀作响的马车,和地上一望无际、等着被“解救”的苞米。那時候的国庆节,不是假期,是一道“秋收令”。

十月,太阳还带着几分执拗的暖。风裹着田垄间特有的气息:是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混着草屑的清香,是晒得半干的苞米秸透出的暖烘烘的阳光味,是地埂边枯黄的蒿草带着凉丝丝的草木气,还有妈妈衣服上沾着的肥皂味。每年这个时候,家里的马车总会提前装上车厢板,那是几块厚重的木板,沿着车边缘钉成围栏,扒完的苞米直接倒在里面。木头与木头碰撞的声音,像是灶房里铁铲碰着粗瓷面盆,连声响都带着温乎劲儿。

别人家都是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庄稼人总是想从老天爷那里多争些时间,粮食早点收到家里才能安心。爸爸妈妈因为要带着我去,就会比别人家晚很多,早秋露重,去太早秸秆上的露水会把衣裤弄得很湿。

我总是有些磨蹭,妈妈喊我上车时,我赶紧套上一件袖口磨得起毛的厚外套,连袜子都来不及拽平整,就趿拉着鞋往院子跑。等我跑到院门口,马车早已停在那儿了,老马垂着脑袋嚼蹄边的草屑,尾巴不时慢悠悠甩一下,奔跑绕着它转的飞虫,它定是读懂了主人的“不急”。车厢被清扫得干干净净,我踩着车耳朵,一迈腿就能跨进车厢板。刚坐稳就往妈妈身边凑,她正低头把装水的塑料壶放好,我往她胳膊底下钻,仰着脸喊“大猴抱小猴”,惹得她笑出声。平时她白天上山侍弄地,晚上回家做饭喂猪、洗衣纳鞋,她走路生风,总有干不完的活,所以她不愿意让我亲近她,嫌我碍事。但这时她总会笑着拍我的肩,把我的手塞进她的袖筒里。车发动起来的时候,车轮压过土路上的车辙,一颠一颠的,我靠在妈妈怀里,听着马蹄“嗒嗒”的声音,和爸爸偶尔甩一下鞭子,喊一声“驾”,还有

车厢板随着颠簸发出的“嘎吱”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慢悠悠的歌。

路两旁的杨树叶子刚开始泛黄,风一吹,哗啦啦落下来,有的飘进车厢,落在我手心里,脆生生的。再往前走一段,就能看见成片的苞米地——大部分人家都已经把苞米割好了,一簇簇地码成小堆,大家管这叫“铺子”。是怕苞米秸太湿,堆成小铺子晾上两三天,晒到七八成干再扒,苞米叶好剥,苞米棒子也不容易发霉。也有没来得及割一小片地,那些站立的苞米秸像没来得及归队的散兵:秆子直直戳在地里,稀稀拉拉站着,风一吹摇摇晃晃,和周围码好的铺子比,透着股慌乱劲儿。地里早有其他村民在忙活,有的蹲在地上扒苞米,有的弯腰捆苞米秸,车里已经有小半车苞米棒子了。

到了地里,爸爸把马车停在地头,妈妈往下拿东西,我总爱绕着铺子跑两圈,听踩在苞米叶上发出的“沙沙”声,像是土地在跟我说话。

爸爸拿起一棵苞米秸,在垄沟上划了一道线:“今天咱仨,一人一根垄,看谁扒得快。”我赶紧紧了最边上的那根垄,地边上的苞米比里面的矮一些,也稀一些,铺子小,苞米棒也小。我挎着筐坐在铺子前,学着妈妈的样子把篮子套在中指上。那篮子是竹片子做的,一头尖,中间打孔穿线,套在指节上,是扒苞米的“神器”。我有一个专属的,是大人用剩下的,尖儿没那么锋利,怕我扎着手,圈口被改小过,刚好能卡住我的中指。妈妈教过我,先用篮子把苞米叶挑开个口子,再顺着叶子把叶子往下捋,苞米棒子露出来时,手腕一使劲就能掰断。可我手小劲小,遇到粗点的苞米棒子,攥着使劲掰,脸都憋红了也没动静,只好站起来,把苞米棒子抵在膝盖上,身子往后仰,“咔嚓”一声脆响,苞米棒子终于掉在手里,掌心却被硌得生疼。有时候力气用偏了,苞米棒子没掰下来,还把自己摔个屁股墩。

让我最头疼的还不是苞米棒太难掰,是刚刚挑开叶子,里面钻出来一个胖乎乎的虫子,有时半截身子还嵌在苞米须里,一拱一拱的,吓得我大喊一声:妈呀……妈,妈!手猛地一甩,苞米“咣当”砸在脚边。妈妈就在一旁说:“妈妈啥,一个小虫子,怕啥!”她用自已的方式试图安慰我,却丝毫没有安慰到。

大人扒两铺子的时间,我连一铺子都扒不完。妈妈扒苞米的速度飞快,手指翻飞,苞米叶纷纷落在脚边,不一会儿她的筐里就堆起一小堆。她扒完自己跟前的两铺子,就会挪到我的垄上帮我扒,还要去我之前的铺子上翻一翻,看看有没有落下的苞米穗,再把苞米秸捆上——那是个技术活,她习惯从铺子底下抽出一根细长、还带着点潮气的苞米秸,这样的秆秆有韧性,不容易断。只见她把秆秆从铺子底下插进去,两头拽到一起,用手拧上几圈,拧出一个结,再把多余的秆子头插进结里,一个紧紧的捆就成了,拎起来晃都晃不散。我也学着找了根秆秆,可要么插不进去,要么一拧就断,好不容易捆起来,刚一松手就散了架。“别捆了,快去一边去吧,我还得费二遍事!”妈妈一边说着一边重新捆好。她总是说锋利的活,做温柔的事。

扒苞米的时候,时间好像走得特别慢。太阳晒在背上,暖乎乎的,可手里的活也干不完。苞米叶划得手生疼,指尖被篮子磨得发红,蹲久了腿酸,掰多了手腕疼,还又渴又饿。我扒一会儿就不想动了,拖着筐蹭到妈妈身边开始嚷嚷:“妈,啥时候回家啊?我都饿了。”妈妈刚开始还耐着性子说“等太阳到正南边了”,过了一会我又来了:“妈,太阳这已经到南边了吗,还不回家啊?”妈妈也不抬,手里的动作都没停:“再扒几铺子,等把这垄扒到头的。”可往前一看,离地头还有长长的一截,我只好又蹲下来,慢吞吞地挑着苞米叶。

有一次爸爸去干别的活,只有我和妈妈去扒苞米。扒了一会我又不想扒了,就说:

“妈!都11点多了!该回家吃饭啦!”然后撸起袖子,把手腕上的小电子手表凑到妈妈眼前展示,妈妈愣了一下,抬头看了看天——阴天,灰蒙蒙的,确实看不出时辰,她嘀咕着:“这么快,今天咋不出活呢?才扒了这么点,就晌午了。”可还是赶紧收拾东西,把筐里的苞米都倒进马车里回家了。

我坐在半车苞米上,有点得意,要不是我的小手表,妈妈还不知道要扒到什么时候呢。刚走到村口,就看见李奶奶坐在自家门口,跟我们打招呼:“你们娘俩今天回来挺早啊?”妈妈愣了一下:“不是11点多了吗?孩子说的。”李奶奶笑了:“哪有11点啊,才10点多!”妈妈这才反应过来,转头看了看我,我有点不好意思,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可心里却偷偷乐——不管怎么说,总算不用在地里扒苞米了。

那天中午,家里煮了苞米碴子粥,金黄的碴子粒嚼在嘴里,甜甜的,糯糯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桌子上,落在粥碗里。

后来我长大了,去了城里上学,十一假期再也不用去地里扒苞米了——村里开始用收割机收苞米,轰隆隆的机器开进地里,半天就能收完几亩地。偶尔回老家,看到地里的苞米熟了,还是会想起小时候——那时日子很慢,慢到能清楚地记得扒一穗苞米的步骤,能数着马车颠簸的次数盼着回家;那时候的快乐也很简单,能早点回家、能吃两个馒头、能让妈妈抱抱,就觉得特别幸福。

前几天给妈妈打电话,她说村里的苞米也熟了,今年年上好,苞米长得特别好。挂了电话,心里空落落的,那些画面一下子全冒了出来,好想再走一走当年马车走过的土路,再摸一摸地里的苞米秸,再尝尝玉米碴粥,想再喊一声“妈妈,大猴抱小猴”,我突然特别想回去看看……



远古市集

□塞外玉

从南宝力皋吐遗址深处
唤醒沉睡五千年的先民
精挑十八条草原汉子
带着石器的钝光与旷野的风

在304国道旁
搭起最原始的草屋
不搭霓虹,不设招牌,不用广告
只把岁月摆成一排

马蹄种下的黍米
金黄得像初升的太阳
孢子肉还带着山林的凛冽
河水里刚捞起的自然鱼
泛着草原最清的自然光
山上的野菜带着露
马奶酒酿着云的香
没有秤,没有二维码,没有价签
只有一双双真诚的手

他们站在时光的路口
亲口讲述五千年以前
草如何绿,风如何吹
水如何流,家如何安
讲狩猎的清晨,放牧的黄昏
讲草原最本真的人间

车来车往,是现代的喧嚣
他们身后,是扎鲁特
从未断过的,生生不息
从远古,一直铺到今天

他们就站在扎鲁特的风里
亲口向来往的人诉说
五千年前这片草原的日出与炊烟
牧歌与篝火,生存与温柔
把古老的日子
一一讲给今天听

春信

□胡彩冬

风把旧岁的褶皱,
变成新的纹路。

春天是一封未拆的信,
信封上写着“既往不咎”,
落款是“来日方长”。

春水绕过门槛时,
留下浅浅的痕。
那是去岁的脚印,
被新泥轻轻盖上。

有人推开窗,
放走一冬的寒气;
有人推开手掌,
接住刚好落下的日光。

这时节,
不问深与浅,
只问——
你心里的种子,
醒了吗?

檐下晾着的旧事,
渐渐干了;
晾着的心事,
渐渐——软了。

像冻土松动,
像枝头鼓胀。
杏花开到第七朵,
刚好你路过。

我在檐下等风,
等它掀动心底的涟漪。
什么都不必说,
却什么都已答应。

愿人随春好,
春与人宜。
每一步,
都踩在花开的節奏里。



春访三元里

□孙喜伦

春深三月,空气湿热,来到广州,寻访三元古庙。高高的青砖院墙大门两侧,有“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三元里平英团旧址”的标牌。

进门细细环顾,庙前两侧还依然有四门古炮,架在水泥基座上,炮身锈迹如凝固的血痂。院内那两株榕树,依然巨伞高撑,绿意盎然,气根垂落如须。

这座始建于清初的庙宇,砖木结构,黛瓦青砖,面阔三间,两进一虎廊,格局紧凑而朴素。硬山顶的屋脊饰以琉璃整宝鱼珠,并有云纹装饰。石坊大门上额书“三元古庙”四个大字,因道教以天、地、水为“三元”,遂得此庙名。

古庙作为纪念馆,在陈列文物中,有当年三元里人民抗英用的三星旗、武器、螺号、飞束、揭帖、徽文等,有英军使用的枪支、刀剑和军服,还有一幅三元里农民高举三星旗,在北帝神像前誓师抗英的场景复原图。馆内立着几尊雕像,有三元里抗英志士韦绍光、抗英将领陈连升、社学领袖何玉成等。

我仔细观看那面三星旗,黑底牙边,三个相连的圆星构成“V”字型,就像人们常用来表示胜利的手势。正是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1841年5月,三元里人民与英国侵略者,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

这场民众激愤于英军暴行而进行的反抗斗争,第一次打败了外国侵略者,无疑是值得称颂的标志性事件。

我抚摸着廊下立檐的石柱,指尖传来石头的冰凉。我在想,当年那个叫韦绍光的村民,或者那个在庙前振臂一呼的乡绅,他们当时在想什么?或许他们并没想成为“民族英雄”,他们想的是保卫家园,保护妻儿,谁来犯我,就跟他拼命。这种朴素而暴烈的生存逻辑,恰恰是中华民族最底层的代码。

三元古庙的存在,像是一个无声的提醒:在这片土地上,百姓从来都不是沉默的羔羊。当底线被触碰,当尊严被践踏,往往能爆发出最惊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来自庙堂之高的谋划,而是来自江湖之远的血性。应当说,三元里抗英斗争,实际是一场人民群众保卫家园的斗争,由于爱国乡绅们的参与,而具有了一定的爱国主义意识。

三元里抗英在黑暗的晚清时期,虽是昙花一现的光明绽放,却带来了希望,它激励人们在民族危难时刻,敢于向侵略者作斗争的意志和信心。

我在古庙中徘徊,心潮起伏,不禁自问:我的祖国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何以遭受如此屈辱?中华民族何以经历如此苦难?是一句“落后就要挨打”能够说明的吗?

就鸦片战争而言,其本质是一场“通商战争”。事实上,在《南京条约》中也没有开放鸦片贸易的条款。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从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一个搞闭关锁国的国家,终将走向自我毁灭。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有走改革开放道路,才是中华民族的正确选择。

古庙虽小,却是一处精神图腾。它并非一座普通的建筑,而是一声穿越百年的雷鸣,在喧嚣的都市上空,久久回荡。

走出三元古庙,我又来到村西门楼附近的抗英纪念馆。公园里松柏苍翠,鲜花吐艳。公园中央山岗上是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碑身正文:“一八四一年广东人民在三元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我登上数十级台阶,站立在石碑下仰视了许久,我想说,三元里英烈们是不朽的,不朽的是不甘屈辱、敢于斗争的气概,他们是反帝斗争的光辉前导,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迸发出的万钧雷霆,中国人民应永远记住他们,并把这种斗争精神世代代发扬下去!

行走与发现



春日水禽

张嘉海 摄

西
辽
河

春播

□焦健

天刚蒙蒙亮,母亲打了个悠长的哈欠,黑暗中便响起啾啾的嘶嘶声,她在卷旱烟。火星明明灭灭,映着她疲惫的侧脸。我仍在睡梦里,只听见一声温和却坚定的催促:“起来吧,窗上不结冰了,该备耕了。”

母亲的话音刚落,春雨便淅淅沥沥落下来。春天是真的来了,可母亲心头的愁,也跟着春气,一点点漫了上来。种地,最先愁的是种子。那些日子,母亲常常凌晨三点就醒,坐在炕沿抽闷烟,烟雾一圈圈绕上房梁,散不去,也化不开。

家里二十亩口粮田,是全家一年的指望。冰雪刚化,母亲就扛着镢头下地,平地、刨茬,一百多条田垄,密密麻麻印满了她的脚印。邻居张二叔路过,叹着气提醒:“嫂子,今年玉米种子难买得很。去年种子基地遭了雹灾,好些种子被去人搬在手里,专卖高价。”

母亲手里的镢头猛地一顿,心一

下子悬了起来。

春播一天天临近,别人家的种子都已备齐,我家却一粒没买到。母亲急得嘴角起泡,大清早就四处打听,在镇种子公司的窗口,两位女工作人员悠闲地织着毛衣,母亲焦急地询问,有玉米种子吗?女售货员只慢悠悠摇头:“没有,卖完了。”

春雨贵如油,正是播种的好时节。泥土松软湿润,等着种子入土,母亲却两手空空,站在田埂上望着别家地里忙碌的身影,半天挪不开脚步。

眼看就要误了农时,母亲辗转托人,从外乡人手里,咬着牙花高价买回一袋玉米种子。种子摆在炕上,籽粒饱满,色泽金黄,母亲紧锁多日的眉头,终于慢慢舒展,露出久违的笑。一家人围在炕边,轻轻摩挲着种子,满心都是盼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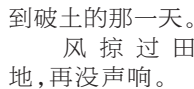
从那以后,母亲每天清晨都徒步走过河渠,穿过林地,去田边察看。她蹲在垄沟里,小心翼翼拨开浮土,眼神

温柔,像守候即将出世的孩子,盼着嫩芽早日顶破泥土。

期盼的日子,过得缓慢又煎熬。那天中午,太阳格外刺眼。母亲脸晒得通红,头发被春风吹得乱蓬蓬,有气无力地推开家门。她双手紧紧捧着一把东西,脚步虚浮,一言不发地望着房梁。

我走近一看,心瞬间沉了下去。是一把彻底发霉的种子,黑褐色的霉斑爬满每一粒,散着潮湿的腐气。母亲依旧沉默,两行泪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缓缓滑落,砸在失去生机的种子上,也重重砸在全家人心上。

屋外,春风依旧吹,春雨依旧润,田垄整整齐齐,土地依旧肥沃。只是那袋载着全家希望的种子,终究没能等到破土的那一天。



风掠过田地,再没声响。

清明祭念亲恩

□贾云达

最珍贵的回忆,只能在脑海中反复回味。

带着备好的祭品,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向父母的墓地。一路上,儿时与父母同行的画面不断浮现,曾经的欢声笑语似乎还在耳边回荡。如今,却只剩下我形单影只,满心悲戚。

来到父母的墓前,我缓缓蹲下,轻轻摆好祭品,点上香烛。看着那袅袅升起青烟,仿佛看到了父母慈祥的面容。我不禁泪如雨下,心中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爸,妈,我回来看你们了。”简单的话语,饱含着无尽的思念与眷恋。我回忆起集体时,父亲曾当过村里供销社社管员,那时候的他忠于职守;也曾当

过村里瓜园园长、菜园园长,那时候的他苦心经营。分田单干后,父亲不辞辛劳地在田间劳作,那被岁月压弯的脊背,那粗糙干裂的双手,都是他为家庭付出的见证;母亲则操持着家中的大小事务,从一日三餐到缝补洗涮,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们每一个人。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筑起了一个温暖的港湾,可我还来不及好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他们却已离我而去。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份无法弥补的遗憾,如同一把尖锐的刀,深深刺痛着我的心。如今,我只能在每年的清明节,回到故乡,来到父母的墓前,诉说着对他们的思念,寄托我的无尽哀思。

风,轻轻拂过,吹落了墓前树上的几片枯叶,也吹乱了我的思绪。我知道,父母虽已离去,但他们的爱永远不会消失,他们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生命里,成为我前行的动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愿用这虔诚的祭奠,表达我对父母的无尽思念与感恩之情。愿他们在天堂一切安好,没有病痛,没有烦恼。

离去时,我一步三回头,望着父母的墓地,心中默默念道:“爸,妈,明年清明,我还会来看你们。”

